

亲 士

【说明】

《亲士》篇是论述如何重惜人才的论文，与《尚贤》篇内容互相补充，可以看作我国古代人才学论文之一。作者提出了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，如贤才难得，且往往受压受辱；国君必须懂得鉴别敢于谏诤的贤才；能够容纳不同意见等等。各段颇不连属，古人或疑有阙失。清人孙诒让甚至认为，《亲士》篇与《修身》、《所染》篇不是墨家的作品，但尚无充分的论据。

【原文】

入国而不存^[1]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^[2]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。

昔者，文公出走而正天下^[3]，桓公去国而霸诸侯^[4]，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^[5]，而尚摄^[6]中国之贤君。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，皆于其国抑^[7]而大丑也。太上^[8]无败，其次败而有以成，此之谓用民。

吾闻之曰：“非无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”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，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^[9]究其情。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，彼有自信者也。是故为其所难者，必得其所欲焉；未闻为其所欲，而免其所恶者也。

是故偏臣^[10]伤君，谄（音 chǎn，产）下伤上。君必有弗弗（音 fú，伏）之臣^[11]，上必有谄谄（音 é，额）^[12]之下。分议者延延^[13]，而支苟^[14]者谄谄焉^[15]可以长生保国。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

暗(音 yīn, 因), 远臣则喟(音 yīn, 吟)^[16], 怨结于民心。谄谀在侧, 善议障塞, 则国危矣。桀纣^[17]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, 杀其身而丧天下。故曰 归^[18]国宝, 不若献贤而进士。

今有五锥, 此其铍, 铍者必先挫 有五刀, 此其错^[19], 错者必先靡^[20]。是以甘井近^[21]竭, 招木^[22]近伐, 灵龟近灼^[23], 神蛇近暴^[24]。是故比干之殪, 其抗也^[25] 孟贲^[26]之杀, 其勇也 西施^[27]之沉, 其美也 吴起^[28]之裂, 其事也。故彼人者, 寡不死其所长。故曰 太盛难守^[29]也。

故虽有贤君, 不爱无功之臣 虽有慈父, 不爱无益之子。是故不胜其任, 而处其位, 非此位之人也 不胜其爵, 而处其禄, 非此禄之主也。良弓难张, 然可以及高入深; 良马难乘, 然可以任重致远, 良才难令, 然可以致君见尊^[30]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, 故能大。圣人者, 事无辞也, 物无违也, 故能为天下器^[31]。是故江河之水, 非一源之水也 千镒之裘^[32], 非一狐之白也^[33]。夫恶有同方不取, 而取同己者乎^[34]! 盖非兼王之道也。是故天地不昭昭, 大水不燎燎^[35], 大火不燎燎, 王德不尧尧^[36]者。乃千人之长也, 其直如矢, 其平如砥, 不足以覆万物。是故谿陕^[37]者速涸, 逝^[38]浅者速竭, 堯(音 qiāo, 敲)堯(音 què, 却)者^[39]其地不育。王者淳泽不出宫中, 则不能流国矣。

【注释】

[1]存:《说文》“存,恤问也。”引申为关心。 [2]虑:《说文》“虑,谋思也。” [3]文公出走而正天下:文公,晋文公重耳。他做国君之前,受到父亲晋献公和骊姬的迫害,被逼出走,流亡十九年。回国即位后,重用贤才,使晋国富强起来。正,统治。《尔雅》“正,长也。”又《广雅》“正,君也。” [4]桓公去国而霸诸侯,桓公,齐桓公小白,齐襄公的弟弟。襄公无道,他被迫出奔莒国。襄公被弑后,他回国即位,重用管仲等贤才,使国家富强,称霸诸侯。 [5]“越王”句:越王勾践曾被吴王夫差打败,困在会稽。他重用范蠡、文种等人,

励精图治，反灭吴国，威震中原，成为五霸之一。丑，耻辱。㊶摄同‘慑’：威慑。[7]抑遭受压抑窘困。[8]太上与‘其次’相对而言，即最上等，最上策。[9]内返，回顾。[10]偪臣指权势过重，危及君权的大臣。偪，同逼。[11]弗弗之臣指敢于谏诤之臣。弗，同拂，违逆。[12]诸诸说话正直。谔，同诤。[13]分议者延延分，同纷。分议者，指不苟同而持不同意见的大臣。延延，长久，反复辩论的意思。[14]支苟：文字可能有误。支，当是交，苟，当是敬，即做。此指交相做戒。[15]焉：相当于乃。[16]噤：同噤，闭口不言。[17]桀纣桀，夏桀，夏朝末代君主，暴君；纣，商纣王，商朝宋代君主，暴君。[18]归，通馈，馈赠。[19]错磨刀。[20]靡销蚀。[21]近当作‘先’字，因古篆字形近而误。[22]招木：即乔木，高大的树木。[23]灵龟近灼：古人用龟甲烧灼来占卜，决定凶吉。[24]神蛇近暴：古代曝晒蛇类以祈雨。暴，同曝。[25]比干商朝贤臣，因进谏纣王而被杀死。抗：同亢，品行刚直。[26]孟贲：齐国的大力士，传说能“生拔牛角”。[27]西施：越国美女。越王勾践将她送给吴王夫差，以消磨其意志。据《吴越春秋·外篇》载，越灭吴之后，西施也被沉入江中。[28]吴起战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，生于卫国，曾历仕鲁、魏，后奔楚，实行变法，使国富兵强。但受权贵所忌，楚悼王死后，被车裂。[29]太盛难守：物极必反的意思。太盛，指事物处于极端状态。[30]致使。见：被，受到。[31]器：材料，引申为良才。[32]千镒之裘镒，古代衡量黄金的重量单位，一镒为二十四两（一说二十两），裘，皮衣。[33]白指狐狸腋下的皮毛，色纯白。[34]‘夫恶有’二句原作‘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’，当有文字误倒。现据俞樾说改。同方，指同道。[35]漻漻：这里是清激的意思。[36]尧尧：同晓晓，极高的样子。[37]谿山中，小沟，陕通狭，狭隘而不旁通。[38]逝应为游字，通流。[39]堯堯者，堯堯，同尧尧，形容土地坚硬贫瘠。

【译文】

到一个国家（主政）却不关心那里的贤士，就会使国家陷入危亡。发现贤才而不马上起用，就是对国君的怠慢。不是贤能，就不能解救急难，不是人才，就不能图国之富强。怠慢贤能，轻视人才，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，是从未有过的事。

从前，晋文公流亡国外，后来却成为诸侯的盟主，齐桓公被迫

出走，后来却称霸诸侯；越王勾践一度遭到吴王的侮辱，后来却成为威临中原的贤君。这三个人能功成名就，显达于天下，都是他们的国家一度穷困、遭受屈辱的情况下取得的。所以，最上策是不遭失败；其次是失败了，还有办法转败为胜。这是善于用人的缘故。

我听到过这种说法：“不是没有安身之所，而是我不能有苟且偷安的思想；不是没有丰足的财物，而是我不能有满足的念头。”⁹⁹因此，贤明君子能严于贵己而宽以待人，而平庸之辈则宽容自己而苛求别人。君子在顺利时不会改变进取的志向，在逆境中能反思失败的原因。即使降到平民的地位，也不会自暴自弃，这是他有自信心的缘故。所以，即使做对他来说是困难的事，也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；没听说过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而可以回避困难的。

权势太重的大臣会危及君主，奉承谄媚的下属会损害主上。君主必须有敢于谏诤之臣，主上必须有敢于直言的下属。有持不同意见者的反复辩论，能相互警戒者的直言劝谏，才能够长养民生保存国家。如果臣下只注重保全自己的爵位，身在其位而不进谏，君主身边的臣子沉默不语，远离君主的臣子沉吟而不言，不满情绪就会在人民心中积聚起来。谄媚奉承的人在君主身边，正确的意见被阻塞，国家就危险了。夏桀、商纣不就是没有天下贤士的辅佐而遭杀身之祸，失去江山的吗？所以说，赠送国宝，不如举荐贤能，提拔人才。

现在有五个锥子，其中有一个是锐利的，但锐利的必定先变钝；有五把刀，其中有一把被磨砺，但磨砺好的必然先销蚀。所以，清甜的水井首先被汲干，高大的树木首先被砍伐，灵异的龟甲首先被烧灼，神奇的长蛇首先遭曝晒。因此，比干的被杀，是因为他品行鲠直；孟贲的被杀，是因为他太勇敢；西施被沉于江，是因为她太美丽；吴起被车裂，是因为他专注于变革。上述这些人，没有一

个不是因为自己的长处而遭难的。因此说：事物处于极端状态，就难以持久。

虽然有贤明的君主，不会爱没有功绩的臣子；虽然有慈祥的父亲，不会爱没有长进的儿子。因此，不能胜任那种职能，却处在那种职位，他就是不应该占据这种职位的人；不能胜任那种官爵，却享用那种爵位的俸禄，他就是不配享受这种俸禄的人。优良的弓难以张开，但它可以射到高处，射入深处；优良的马难以驾驭，但它可以载驮重物，到达远方；杰出的人才难以支配，但他可以使国君受到尊敬。因此，江河不嫌弃小溪的水来注满自己，所以能汇成滔滔巨流。圣人遇事不推辞，处理事情不违背常理，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良才。因此，江河的臣流，不是一个源头的水所能汇成；价值千金的皮衣，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所能做成。哪有将同道的人抛开不用，而只用苟同于自己的人的道理呢？那样做，就不是兼爱天下的君王的原则了。因而天地未必经常光明，大水并不永远清澈，大火不会长盛不灭，君王的德行并非高不可攀。至于作为千万人的统治者，如果直得象箭杆，刻板得象磨刀石，就不能荫护万物。因此，狭窄的小溪干涸得快，浅陋的水流枯竭得快，坚硬贫瘠的土地不生五谷。君王淳厚的恩泽只局限于宫廷之中，就不能流布到全国。

修 身

【说明】

《修身》篇论述自我修养的重要性，认为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，待人处世的原则。这个根本树立得不牢固，就不能成就功业。提出修养的方法主要是“反之身”，即时时警诫自己，并通过身体力行来达到自我完善，反映出墨家注重实践的思想。

【原文】

君子战虽有陈^[1]，而勇为本焉；丧虽有礼，而哀为本焉；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是故置^[2]本不安者，无务丰末；近者不亲，无务来远；亲戚不附，无务外交；事无终始，无务多业；举物而闇^[3]，无务博闻。

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察迩来远。君子察迩修身也，修身见毁而反之身者也^[4]。此以怨省而行修矣。潜黜（音 tē，特）之言^[5]，无入之耳；批扞（音 hàn，汉）之声^[6]，无出之口；杀伤人之孩^[7]，无存之心。虽有诋讦（音 dǐjié 抵洁）^[8]之民，无所依矣。故君子力事日彊^[9]，愿欲日逾^[10]，设壮日盛^[11]。

君子之道也，贫则见^[12]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^[13]爱，死则见哀。四行者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藏於心者，无以竭爱；动於身者，无以竭恭；出於口者，无以竭驯^[14]。畅之四支^[15]，接^[16]之肌肤。华发鬢顛^[17]，而犹弗舍者，其唯圣人乎！

志不彊者智不达,言不信者行不果。据财不能以分人^[18]者,不足与友。守道不笃,遍^[19]物不博,辩是非不察者,不足与游。本不固者未必几^[20],雄而不脩者,其后必情^[21]。原浊者流不清,行不信者名必耗(音 hào, 浩)^[22]。名不徒生,而誉不自长。功成名遂,名誉不可虚假,反之身者也。务言而缓行,虽辩,必不听。多力而伐^[23]功,虽劳,必不图^[24]。慧者心辩而不繁说,多力而不伐功,此以名誉扬天下。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,无务为文而务为察^[25]。故彼^[26]智无察,在身而情^[27],反其路^[28]者也。

善无主於心者不留,行莫辩於身者不立。名不可简而成也,誉不可巧而立也,君子以身戴行^[29]者也。思利寻^[30]焉,忘名忽焉,可以为士於天下者,未尝有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陈 同“阵”。 [2]置,同“植”,树立。 [3]闇 不明瞭、糊涂。 [4]君子察迹修身也,修身见毁而反之身者也:原作“君子察迹而迹修者也见不脩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”,疑误。今据明正德俞弁抄本改。又迹,正德本作尔,今据诸本和上文改作迹。 [5]谮 愚之言:指坏话。谮,说别人的坏话,愚,邪恶。 [6]批扞之声,指不雅的话。批,打;扞,同捍,扰乱。 [7]孩 同蓂,草根,这里指埋在心里的想法。 [8]诋讪 诋,诽谤。讪,披露别人的私事。 [9]彊 同强。 [10]愿欲 志愿欲望。逾 超越,前进。 [11]设 施陈。壮:同“装”。 [12]见 同现,显示出。“富则见义”之“见”义同。 [13]见 被的意思。“死则见哀”之“见”义同。 [14]驯 通训,指语言文雅。 [15]四支 同四肢。 [16]接 到达。 [17]华发 髮 形容人的衰老。华,同花;髮,同堕 颠,同巅,指头顶。 [18]据财不能以分人:拥有钱财不愿分施给他人。墨子主张有财者举以分人。 [19]遍 通辨,识别。 [20]本 指树干。末:指树梢。几 危。 [21]雄 勇敢。修 长。情 懈怠。 [22]耗 同耗,损耗、败坏。 [23]伐,夸耀。 [24]图 图谋。 [25]文 文饰,花梢。察 明瞭、明确。墨子是重质轻文的。 [26]彼 应为非。 [27]情 当是“情”字之误。 [28]反其路 路,应为“务”,承上文“务为智”“务为察”而言。 [29]戴,通“载”,带动。 [30]思利寻焉,孜孜求利。

【译文】

君子作战虽然有阵法，但应以勇敢的精神为主旨；办理丧事虽然有礼仪，但应以悲哀的情绪为基调；士虽然有学问，但应以高尚的品行根本。因此，根基树立得不牢固，就别期望能枝叶丰茂；关系近的人都不能相亲，就别期望能够招徕远人。亲属内眷也不归附，就别期望有对外的交际。办一件事不能善始善终，就不要招揽许多事做。举出的事物都不能明瞭，就不要打听许多事物。

古代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，必定以明察左右来感召四方。君子能明察左右，提高自己的修养；而且在自我修养后遭到别人毁谤时，也能反过来检查自身。这样，别人的怨言就会消失，自己的品行就能达到完美了。对诬陷恶毒的话，不去听它；粗野蛮横的话，不去说它；会损害别人的想法，不埋在心里。这样，虽然有专事诽谤、搬弄是非的人，也无法依存了。因此君子任事日益强劲，心志日益远大，功业日益发达。

君子处世的原则是，贫穷时则表现出廉洁，富贵时则表现出仁义；生前受爱戴，死后被人哀悼。这四个方面不是可以用虚浮的外表假装的，必须反过来付诸于内在的修养才能做到。埋藏于心底的，是无尽的仁爱；见诸于行动的，是无比的恭谨；反映到言表的，是无比的文雅。能让这种修养贯彻于全身心，反映到形态上，直到头发花白、头顶衰颓了都不会放弃的，大概只有圣人吧！

意志不坚强的人，他的才智就不会睿达；说话不实在的人，他的行动就不会有结果。富有钱财不愿分施给别人的，不值得与他交朋友；不能信守原则、对事物认识不广博、对是非分辨不清楚的人，不值得与他交游。主干不牢固必然会危及枝节；有勇气而不能持久的人，到后来必定懈怠。源头混浊的江河，它的水流肯定不会清澈；行为不诚实的人，他的名声必然要败坏。名声不是无缘无故出现，赞誉也不会自己增长。功德圆满了，名声也就自然有了，名

誉是不可以用虚浮的言辞所能骗取的，只有实行内在修养的人才能够做到。只会空谈而忽视实践的人，即使善辩，必定不能使人信服；做事卖力气但又好夸耀功劳的人，即使劳苦，必定不为人所取。聪明人心里明白，但嘴上不多说；出力多却不自夸功劳，因而名声传扬于天下。言谈不求多，但求说得机智；不求华丽，但求说得明确。在认识上缺乏机智和洞察力，在行动上又懈怠，就往往会适得其反。

一种善行，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动机，就不能长久地保持；一种行为，如果没有自身的理解，就不能坚定地贯彻。名声不能轻而易举地得到，荣誉不能以巧伪的方法树立。君子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达到的。那种总是想着得利，很快忘了名节，而可以被天下称为士的人，是从来没有的。

所 染

【说明】

本篇可以看作是《尚贤》的补充。染,就是浸染、影响。本文认为,国君能否治理好一个国家,同他周围人的影响有密切关系;而要得到良好的影响,就必须善于选择贤才。文章用大量事例,证明君主受到良好影响,国家就能治理得好,霸业就得以成功;反之,国家就遭受危难,君主将身败名裂。文章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和作风有重大影响,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。

【原文】

子墨子言^[1]见染丝者而叹曰:“染於苍则苍,染於黄则黄,所入者变,其色亦变,五入必^[2]而已,则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。”

非独染丝然也,国亦有染。舜染於许由、伯阳^[3],禹染於皋陶(音 gāo yáo,高摇)、伯益^[4],汤染於伊尹、仲虺(音 huī,悔)^[5],武王染于太公周公^[6]。此四王者,所染当,故王天下,立为天子,功名蔽天地。举天下之仁义显人,必称此四王者。夏桀染于干辛、推哆^[7],殷纣染于崇侯、恶来^[8],厉王染于厉公长父、荣夷终^[9],幽王染于傅公夷、蔡必穀^[10]。此四王者,所染不当,故国残身死,为天下僇^[11]。举夫下不义辱人,必称此四王者。齐桓染于管仲、鲍叔^[12],晋文染于舅犯、高偃^[13],楚庄染于孙叔、沈尹^[14],吴阖闾染于伍员、文义^[15],越勾践染于范蠡(音 lǐ,礼)、大夫种^[16]。此五君者,所染当,故霸诸侯,功名传于后世。范吉射染于长柳朔、王胜^[17],中行寅染

于籍秦、高彊^[18]，吴夫差染于王孙雒（音 lúò，洛）、太宰嚭（音 pǐ，匹）^[19]，知伯瑶染于智国、张武^[20]，中山尚染于魏义、偃长^[21]，宋康染于唐鞅、佃不礼^[22]。此六君者，所染不当，故国家残亡，身为刑戮，宗庙破灭，绝无后类^[23]，君臣离散，民人流亡。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，必称此六君也。凡君之所以安者，何也？以其行理也。行理性^[24]于染当。故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，而佚于治官^[25]。不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意，然国逾危，身逾辱。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国、爱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者，所染不当也。

非独国有染也，士亦有染。其友皆好仁义，淳谨畏令，则家日益，身日安，名日荣，处官得其理矣，则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之徒是也^[26]。其友皆好矜（音 jīn 今）奋^[27]，创作比周^[28]，则家日损，身日危，名日辱，处官失其理矣。则子西、易牙、竖刁^[29]之徒是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必择所堪^[30]，必谨所堪”者，此之谓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 子墨子言 子墨子，即墨翟。子，对男子的尊称，《墨子》多为墨家后学所记，故多尊称“子墨子”。言，疑为衍文。 [2] 五入必：染过五次。必，通毕。

[3] 舜 即虞舜，上古圣王。许由 唐尧时高士，尧多次召聘他做大官，他都不肯。伯阳：尧舜时贤人，尧曾用他治国取得成功。 [4] 禹 夏禹，夏朝第一代贤君。皋陶 也写作咎繇，舜、禹属下的能臣。伯益 也写作柏翳，禹的能臣，曾辅佐大禹治水。 [5] 汤 商汤，名子履，商朝第一代贤王。伊尹 又名伊挚，是商汤重用的贤臣。仲虺 商汤的左相。 [6] 武王 周武王，姓姬名发，建立周朝的第一个贤王。太公 即姜太公，名尚，又称吕望，是周武王的能臣。周公 即周公姬旦，是周武王的弟弟，世称贤德。 [7] 干辛：《吕氏春秋》作“羊辛”，是夏桀属下的佞臣。推哆 古书也写作雅侈、推侈、侯侈、推移，是夏桀的如由

[8] 崇侯，即崇侯虎，商纣王的佞臣。恶来：姓嬴，商纣王的力士。 [9] 厉王 周厉王，是西周后期一个暴君。厉公长父 厉公，有的古书写作虢公、孰公，是周厉王时的佞臣。荣夷终 即荣夷公，专门以利引诱周厉王，是厉王的宠臣。

[10] 幽王：即周幽王，是西周末代的昏君。傅公夷：无考，可能是当时的佞臣。蔡公穀：《吕氏春秋》作蔡公敦，是周卿上。 [11] 繆 同戮，这里是责罚的意

思。 [12]管仲 名夷吾,是辅佐齐桓公治国称霸的能臣。鲍叔 鲍叔牙,齐桓公的贤臣。 [13]晋文 晋文公,晋国君主,名重耳。舅犯 即子犯,是晋文公的舅父,曾辅佐他出亡和回国称霸。高偃:也作卜偃,是晋国大夫。 [14]楚庄 即楚庄王,春秋五霸之一。孙叔 即孙叔敖,是楚国著名的贤相。沈尹 即沈尹筮,曾将楚中军。 [15]阖闾:即阖庐,吴国开明国君,春秋五霸之一。伍员 即伍子胥,本是楚人,逃到吴国,辅佐阖闾、夫差,是有名的忠臣。文义:也写作文之仪,阖闾曾尊他为师。 [16]范蠡 越王勾践的大臣,出谋献计,帮助越国转败为胜。大夫种:即文种,本是楚人,辅佐勾践变弱为强。 [17]范吉射 春秋后期晋国范氏的首领,范鞅的儿子,即昭子,后被灭亡。长柳朔 也写作张柳朔,复姓张柳,名朔,是范吉射的家臣。王胜 亦作“王生”,也是范吉射的家臣。 [18]中行寅 是春秋后期晋国中行氏的首领,晋国大夫中行穆子的儿子,亦名荀文子,后被灭亡。籍秦 晋大夫籍游的孙子,中行寅的家臣。高彊:本是齐人,逃到晋国做中行寅的家臣。 [19]夫差 吴国国君,因杀戮忠臣,拒谏饰非,恃力争霸,最后被越王勾践攻灭。王孙雒 有的古书作“王孙骆”,吴国大臣。太宰嚭 本是楚国伯州犁的孙子,入吴为太宰,吴败越,他建议同意越国讲和,后来越国反击,致使吴国灭亡。 [20]知伯瑶 也作“智伯瑶”,即智襄子,是春秋末年晋国智氏的首领,曾掌大权,后被赵、韩、魏三家所灭。智国:即智伯国,智氏的族人。张武:即长武子,智伯瑶的家臣,曾教智伯瑶夺取韩、魏的土地,招致智氏灭亡。 [21]中山尚:战国时代中山国国君,可能就是中山桓公,赵惠文王四年(前295)被赵灭亡。魏义、偃长,中山尚的两个臣子。 [22]宋康 即宋康王,名偃,是宋国末代国君,后来被齐湣王所灭。唐鞅 宋康王相,为了保持权力,教康王诛杀无辜,后来自己也被康王所杀。佃不礼 也作田不礼,宋康王的臣子。 [23]绝无后类 指绝了种。类,种。 [24]性 应为生,产生。 [25]佚,同逸。 [26]段干木 复姓段干,名木,子夏的学生,品行高尚。禽子 禽滑厘,墨子有名的弟子。傅说 名说,原是在傅岩操版筑墙的奴隶,有才能,被殷高宗武丁任命为相。 [27]矜奋 指狂妄。矜,矜持,妄自尊大。 [28]创作 胡作非为,不守规矩。比周 结党营私。比是近,周是密。 [29]子西:楚令尹公子申,曾信用白公胜,后来白公胜在国内发动叛乱,他反而被杀。易牙、竖刁 齐桓公的幸臣,曾以技术取悦于桓公;桓公死后,与开方等人作乱。 [30]堪 通“湛”,浸染。所堪,指染料。

【译文】

墨子看见有人在染丝,就叹息道:“丝用青色染就变成青色,用

黄色染就变成黄色，投入的染料变了，丝的颜色也变了，投入五种染料，就能染出五种颜色。因此浸染不可以不谨慎呵！”

不但染丝是这样，治国也类似。虞舜受许由、伯阳的影响，禹受皋陶、伯益的影响，商汤受伊尹、仲虺的影响，周武王受姜太公、周公旦的影响。这四个帝王，受到的影响是正确的，所以能统治天下，被拥立为天子，他们的功业和名声遍布天下。凡是要列举天下以仁义著称于世的人，都必定会称颂这四个帝王。夏桀受干辛、推哆的影响，商纣王受崇侯虎、恶来的影响，周厉王受厉公长父、荣夷终的影响，周幽王受傅公夷、蔡公穀的影响。这四个帝王，所受的影响不得当，因此落得国破身亡，被天下人讨伐的下场。凡是列举天下不行仁义而被唾骂的人，都会举出这四个帝王。齐桓公受管仲、鲍叔牙的影响，晋文公受子犯、郭偃的影响，楚庄王受孙叔敖、沈尹筮的影响，吴王阖闾受伍子胥、文义的影响，越王勾践受范蠡、文种的影响。这五个国君，所受的影响得当，因此能称霸于诸侯，功绩名声流传后世。范吉射受张柳朔、王胜的影响，中行寅受籍秦、高彊的影响，吴王夫差受王孙雒、太宰嚭的影响，智伯瑤受智伯国、张武的影响，中山尚受魏义、偃长的影响，宋康王受唐鞅、佃不礼的影响。这六个国君，所受的影响不得当，因而落得国家破灭，身遭杀戮，祖宗的家业被毁灭，后代断绝，君臣分离逃散，百姓流离失所的下场。凡是列举天下以贪婪、残暴，苛刻而扰民的人，都会列出这六个国君。大凡君主能治国安邦，其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事理，而行为能符合事理，则产生于他们受到的正当影响。因此善于做国君的人，对于评价选择人才很下功夫，而对于管理使用官吏就显得很轻松。不会做国君的人，虽然劳顿身体，费尽神思，心烦意乱，但是国势却愈来愈危险，自己也愈来愈屈辱。这六个国君并非不看重他的国家、爱惜他自己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要领的缘故。所谓不懂得要领，就是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不

得当。

不但治国有受谁影响的问题，对士来说也有类似受谁影响的问题。如果他的朋友都是崇尚仁义，淳厚谨慎，恪守法令的人，那么，他的家族就会一天天兴旺，自身一天天安宁，名誉一天天显荣，担任官职就能治理得当。象段干木、禽滑厘、傅说这些人就是例证。如果他的朋友都是狂妄自大，不守法度，结党营私的人，那么，他的家族就会一天天衰微，自身一天天危险，名声一天天败坏，担任官职就治理不好。象那子西、易牙、竖刁之类就是例证。《诗经》上说的“必须正确地选择染料，必须谨慎地对待浸染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法 仪

【说明】

《法仪》篇论述治理国家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度。文章认为,父母、老师、国君都不足取法,只有天是效法的榜样。文章借天意以宣传“兼爱”,给“天”赋予人格化的意志,认为“爱人利人者,天必福之;恶人贼人者,天必祸之”,人的行为受到天意的监督和制约,内容与《天志》篇互相补充。

【原文】

子墨子曰：天下从事者，不可以无法仪^[1]。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，无有也。

虽至士之为将相者，皆有法。虽至百工从事者^[2]，亦皆有法^[3]。百工为方以矩^[4]，为圆以规^[5]，直以绳，正以县^[6]。无巧工不巧工，皆以此五者为法^[7]。巧者能中之^[8]，不巧者虽不能中，放依^[9]以从事，犹逾己。故百工从事，皆有法所度^[10]。今大者治天下，其次治大国，而无法所度，此不若百工辩^[11]也。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当皆法其父母奚若^[12]？天下之为父母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父母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学奚若^[13]？天下之为学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学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君奚若？天下之为君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君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不可以为法。故父母、学、君三者，莫可以为治法。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故曰：莫若法天。天之行广而无私，其施厚而不德^[14]，其明久而不衰，故圣王法之。既以天为法，动作有为，必度于天，天之所欲则为之，天所不欲则止。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^[15]。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？以其兼而爱之，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兼而爱之，兼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，兼而食之也。今天下无大小国，皆天之邑也，人无幼长贵贱，皆天之臣也。此以莫不物（音 chù，除）牛羊^[16]，豢犬猪，絜为酒醴粢盛^[17]，以敬事天。此不为兼而有之，兼而食之邪？天苟兼而有食之，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？故曰：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恶人贼人者，天必祸之。曰：杀不辜者，得不祥焉。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？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。

昔之圣王禹汤文武^[18]，兼爱天下之百姓，率以尊天事鬼，其利人多，故天福之，使立为天子，天下诸侯，皆宾^[19]事之。暴王纣桀幽厉^[20]，兼恶天下之百姓，率以诟（音 gǒu，构）^[21]天侮鬼，其贼人多，故天祸之，使遂^[22]失其国家，身死为僂于天下，后世子孙毁^[23]之至今不息。故为不善以得祸者，桀纣幽厉是也；爱人利人以得福者，禹汤文武是也。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，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。

【注释】

【1】法仪 法度、法规。 【2】百工从事者：指从事手工劳动的人。百工，各种手工业。 【3】法 指规则、法则。 【4】矩：矩尺，直角尺。 【5】规：圆规。 【6】县 同悬，即用线悬物，测定垂直度。 【7】此五者为法：除了为方以矩、圆以规、直以绳、正以县之外，据《考工记》，应该还有“平以水”，（从孙治让说）。 【8】中之：切合。指合乎上面说的几种法规。 【9】放 同仿。依：依照，依照上面五种方法。 【10】度 衡量。 【11】辨 治，做法。 【12】“当皆法”句 当，通倘，倘若 奚若，怎么样。 【13】学 学习对象，指老师。 【14】不德：虽劳苦而不夸耀其功德。 【15】相贼：互相残害。 【16】豢

牛羊：用草喂养牛羊。原文作“犝羊”按《墨子》中屡见“犝牛羊”，且下文有“豢犬猪”，当以“犝牛羊”为对。 [17] 絜为酒醴粢盛：絜：同洁。醴，甜酒。粢：供祭祀用的米饼。盛：放进了祭品的器皿。 [18] 禹汤文武 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，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。 [19] 宾 敬。 [20] 纣桀幽厉 商纣王、夏桀王、周幽王、周厉王，夏商周三代的暴君。 [21] 诟：辱骂。 [22] 遂：通坠，陨落。 [23] 毁 诋毁、咒骂。

【译文】

墨子说：天下做任何事情的人，都不可以没有法度。没有法度而事情能成功，是没有的。

即使最高明的士来做将军、国相，也都要有法规。即使最高明的工匠干活，也都要有法度。工匠借助矩尺做成方形的器具，借助圆规做成圆形的器具，借助绳子测定物体的曲直，借助悬垂测定物体正斜。无论是巧匠或不巧的工匠，都用这五种方法做法规。手巧的能做得切合规格，手不巧的虽然不能完全切合，但依照着法规去做，还是能胜过凭自己的直觉所做的。所以百工做事，都有法规来衡量。现在大到治理天下，其次治理大国，却没有法规来衡量，这还比不上百工的做法了。

那么，用什么来作为处事的法规才好呢？假如都效法他的父母会怎么样呢？天下做父母的很多，但仁义的却很少，如果都效法自己的父母，就是效法不仁义了。效法不仁义的人，不可以立为法规。假如都效法他的老师会怎么样呢？天下做老师的人很多，但仁义的却很少，如果都学他的老师，就是效法不仁义的人。效法不仁义的人，不可以立为法规。假如都效法他的国君会怎么样呢？天下做国君的人很多，但仁义的却很少，如果都效法他的国君，就是效法不仁义的人。效法不仁义的人，不可以立为法规。因此，父母、老师、国君三者，都不可以作为做事情所效法的榜样。

那么，用什么来作为处事的榜样才好呢？可以说，不如效法